

蘇子

38

蘇沃夫元帥

羅



★ 蘇沃羅夫元帥 ★

印		發	出	譯	著
刷		行	版	者	者
者		者	者	者	者
：永		：華	：華	：A. I.	：巴
興	分	北	北	拉	克
印	店	新	新	左	梯
刷	：公	華	華	莫	夫
	安	實	實	斯	利
	泊	店	店	基	夫
	陶				
	河				
	北				
	邯				
	鄲				
	、				
	邢				
	台				
	山				
	西				
	左				
	權				
	、				
	長				
	治				
局					

1946年12月

譯者前言

沙俄自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維新後，已躋於強國之列，繼而與歐。蘇沃羅夫（Al-ekander Vasilyevich Suvorov 1729—1800）將軍生當其時，歷卡德琳第二世及保羅一世二朝，任野戰元帥，先後擊敗普、土、法諸軍，蕩平國家，功勳蓋世，爲沙俄一代名將。但蘇沃羅夫之偉大，當不止在其戰功，而在其治軍之方法。彼出身行伍，終生與士卒同甘苦，治軍不重形式，而重士氣之激勵，與士兵素質之提高。由此種訓練方法之結果，彼曾以二萬五千之衆，擊敗土耳其十萬大軍於伊茲密爾要塞，以無上之勇氣精神，在同盟者普奧之圍謀交臂下，在飢饉與險境中，擊敗拿破崙於阿爾卑斯山隘，挫其兇鋒。但此蓋世英雄因生性嚴峻，疾惡如仇，不肯媚上，故屢遭詆譭，終無結果。此劇描寫蘇沃羅夫之畢生事蹟，自一七六〇年俄普之役起，中經俄土之役，含冤而死，後經起用，還征拿破崙於意大利烈日下，歸國而蒙嚴病休止，共垂四十年之史實。此劇在蘇聯備受重視，曾在斯摩林斯克紅軍劇場上演，獲得重大效果。在蘇德戰爭之目前，更充分顯出其積極的現實意義。至於寫作技術方面，則更屬希有之力作。全劇連序幕共十場，雖始終描寫一個偉大的軍人生活，其中毫無不必要的，爲效果而存在的廢價插曲，而情節細膩，意趣豐饒，絕無枯澀之感，蓋因作者將蘇沃羅夫作爲人來描寫，而不是作爲神來表現之故，結構十分嚴密，性格描寫生動完整，尤推近年來世界劇壇之現實。譯於一九四〇年第一版國際文庫英文版，本書即根據此書譯出。

蘇沃羅夫元帥

場次：

序 青年軍官

第一場 寄寓者

二場 不速之客

第三場 伊茲曼爾之夜

第四場 皇恩

第五場 放逐

第六場 意大利的烈日下

第七場 魔界橋

第八場 祖國

第九場 蘇沃羅夫活著

序 幕 青年軍官

登場人物：

去蓋生 柏林市愛

其妻

柏林市府官員

官員(甲)

克羅特與 俄兵

彼得·萊斯何夫 俄兵

伊凡·葉哥金 俄兵

俄兵甲、乙、丙、丁

普洛羅 杜尼西奇 杜巴爾夫 俄兵

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 羅沃羅夫大元帥

沙哈·格里高里奇 雷尼雪夫伯爵

萬德畢勃·庚里喬維奇·士德畢平將軍

侍從軍官

參謀

一七六〇年秋。柏林。柏林市長卡蓋生家。這是一間書室，牆上鋪着地毯。下處坐

蘇沃羅夫元帥

在書桌前，頭埋在手裏。靠書桌的牆上，掛一張弗特力克大帝的像，帶着濃亮的白假髮，穿着紫紅的披肩。這書室有三個門。一門通過道，一門通另一室，另一則爲玻璃門，通洋台。卡蓋生之妻的左玻璃長門前。她凝神地眺望着遠處，望到樓下的潮濕的廣場，瓦面的房屋，枯樹和教堂。天下着雨。……一位柏林市府的官員（乙）焦燥地在室內來回踱着。另一官員（甲）也在場，他也顯得焦灼和煩躁。一隊俄羅斯兵出現在下面廣場上，擊着鼓經過卡蓋生的房子。一隊過了，又是一隊，接二連三地過往。遠處有軍隊正在吹奏。俄國兵正佔領着柏林。

卡蓋生夫人（以下簡稱卡夫人）奧托！奧托！俄國兵到柏林了。他們已經到我們面前來了。

卡蓋生（以下簡稱卡）（跑到窗前）噢，天啊！這些俄國人到柏林了。這真混蛋！馬

上到市政廳去，立刻召集商人們。時間還來得及。我們還可以設法救我們自己的。

官員甲（以下簡稱官甲）運命，先生！

卡不要發慌，卡格納。卡爾。烏爾里奇不會使我們離散的。

官甲我們唯一的希望，是信賴上帝和卡爾。烏爾里奇殿下，他是俄羅斯的皇位繼承人。

卡馬上到國庫裏去，其他的事我會親自料理的。可憐的國王，可憐的祖國！

卡夫人天啊，一切都完了。

克羅普興（以下簡稱克）這屋子很好。我們可以在這兒住。（雷樂士兵）跟我來！

卡進來！

（門口出現了一些兵。他們的搖擺的制服浸透了秋雨，澱滿了泥漿。第一個進來的是彼得。

序

幕

萊斯柯夫，一個老兵

萊斯柯夫（以下簡稱萊）（放下長槍，擡着手）嘿，鬼天氣！

（另一個兵杜巴索夫，腿上了傷，由另一個兵葉哥金扶着，跛拐地走進來）
葉哥金（以下簡稱葉）（語杜巴索夫）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了，普洛希嘉。

克（語衆人）就就在這兒！

士兵們（甲）嘿，凍的要命。

（乙）我身上沒有一根骨頭是乾的。

（丙）城裏總比野地裏好，可以找個地方避雨。

（丁）我要睡他三天三夜不醒來。

（卡蓋生打開書桌抽屜，開始取出紙片字條）

萊 我們空着肚子走了好幾天，現在能在這兒歇歇了。也該歇歇了。

萊（扶杜巴索夫至椅上坐下）我們會照扶你，普洛希嘉。往醫院不見得比這好。來，把腳伸出來，我給你脫鞋子……（輕輕地脫掉杜巴索夫那條受傷的腿上的靴子）

克（語葉哥金）你把你自己的靴子脫了吧，你穿着呢。瞧你們弄得好髒，（語衆兵）把靴子脫掉！鞋子都給你們弄髒了。

衆 都脫了！

（兵都脫去靴子，卡蓋生抱着一堆紙出去）

兵士之一 喂，瞧，這人生氣了，嘿，瞧那兒。（同退出的卡蓋生）那些紙片什麼——把桌檯去不就得得了（卡下）

葉 讓他去，你不看見他不痛快嗎。

葉 (將靴子脫去) 我老子常說：腳子穿靴，機伶人穿皮鞋，聰明人光腳牙子……他自己冬天常常打光腳板兒，他確是那樣的。

葉 (脫靴，啞唔其爾) 啊，我多麼想念你呀，我的可愛的火爐，可愛的家。

(卡蓋生入，走至椅前)

葉 現在，把地板弄乾淨，孩子們。我們來跳舞，普洛希嘉，好不好？

杜巴索夫(以下簡稱杜) (正在包裝他那受傷的腳) 噢，好是好，可是腳上的那個傷口不該我跳舞。

(葉斯柯夫搖手，依然在室內踱着，啞唔着：啊，我多麼想念你呀，我的廣大的光潔的土地……)

杜 老彼得犯了懷鄉病了。

葉 冬天的播種，這時候該過去了吧……唔？(靜默)

葉 (凝視弗特力克像) 一個矮子，他們把她掛在這兒。

卡 (突然火起) 不是矮子，這是弗特力克！弗特力克大帝！是國王！

杜 (驚葉哥金) 國王！你說是矮子！你把他們的國王看成一個差役的老婆，他們自己受天待了。

卡 (語卡蓋生) 你怎麼會講俄國話？

(稍停) 在我們沒有和俄國人打仗的時候，我們常和俄國人在一起。我開了一家大商行。我們和聖彼得堡有生意往來。我常到那兒去的。

幕 落

寬 你還可以一直做生意去……

杜 現在不管你願意不願意，你得接待我的客人了。（大笑）

（在室內人談話中，進來了一位青年將軍。中等身材，穿著野戰的制服。他的手臂吊著花綢的，他站在門口，未竟室中人注意）

青年軍官 你們已經很舒服了……好呀，孩子們！

（這些兵在一會以前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可是一見了這軍官，就馬上變成了凍結的雕像：「您好，官長」。杜巴索夫揮扎著要站起來）

青年軍官 （語杜巴索夫）不要起來！不要站起來！你們皆是從雅特卡來的嗎？你……那兒……？在海爾門嗎？你叫什麼名字？

杜 （半站半倚）普洛霍。杜巴索夫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（以一手攬杜肩）好，好。我看你們在這兒很舒服。現在你們可以休息一會了。（說路地坐在椅子上，把一個個兵看緊一週）真像木頭人……你們把胸脯挺起幹麼？（靜默）。兵士們仍然僵硬地挺立注視著，直至那青年軍官吼叫出：「稍息！」然後士兵們照軍隊規則鬆弛下來）好，好！（語克羅普與）你一輩子就在訓練他們！

克 是，官長！

青年軍官 （語葉）等一等！你，那邊那個漂亮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葉 伊凡。葉哥金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啊，葉哥金……你覺得柏林怎樣？一個好城市，是嗎？你喜歡嗎？
葉 不知道，官長……

青年軍官 什麼話！你的眼睛在那兒？
藥 不知道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你的眼睛在那兒，你也不知道嗎？你這木頭人，你是一塊木頭！

杜 官長！（青年軍官轉身同杜）我看是這樣：柏林很好，是一個有錢的城市。地方很大，比我們

們的雅特卡還要大得多。

青年軍官 （語衆兵）那末你們覺得怎樣？兄弟們！

衆士兵 是，官長大人！

青年軍官 呸！混蛋！你們沒有長眼睛嗎？沒有心肝的嗎？你們佔領了一個城，你們拚生拼命的佔領了它。這是怎樣的一個城？爲什麼這個城重要？（士兵們無聲息）沒有一個人給你們講過。他們以爲你們無語知道。但是不，葉哥金你必須知道，還有你，杜巴索夫，還有你，還有你……你們大家都必須知道。柏林是弗特力克大帝的軍械庫，是他的造炮廠，他的造船廠……這是勝利，弟兄們！

（卡蓋生入，猶豫地走近青年軍官）

卡 俄羅斯官長，給你請安，俄羅斯官長！

青年軍官 是市長嗎？

卡 是，是，我就是。卡蓋生！

青年軍官 你有什麼事要我做嗎？（卡將其拉在一旁）

卡 俄羅斯官長光臨這兒，我十分榮幸，……但是那些兵？我卡蓋生一定叫招待小兵住在我家裏嗎？

幕 序

青年軍官 兵住在你的書房裏。

卡 爾，千萬請求你！

青年軍官 那末這兒做參謀部。兵住到你大廳上夫。

卡 爾，真倒楣，先佔領柏林，後佔領我們的書房，現在佔領我的大廳了。……（語衆兵士）這兒來，高貴的客人們！

（士兵們收拾起青囊，跟卡蓋生出。這位青年軍官就是蘇沃羅夫，現在室內祇留下他一個人了。他望望牆上的柏林地圖，看看弗特力克儂，從洋台門望到廣場上）

蘇沃羅夫（以下簡稱蘇） 你就是個裁子的，柏林……

（區尼雪夫將軍入，肥胖，頭大，浮腫。後隨一侍從軍官）

區尼雪夫（以下簡稱區）（喘息）哈，好漂亮的書房，參謀們從沒住過這樣好的房子。漂亮，

漂亮！（語隨來之軍官）好孩子，你去告訴這房子的主婦，叫她馬上煮點臘腸。跟他趕快，

我的肚子在叫喚……我馬上就來吃。（隨從軍官殷鑒，出）啊，區力山大，伐西里奇！我的

親愛的伙伴！我怎麼沒有看見你？啊，你受傷了嗎？

皮面的小傷，大人！

區 對，你的話對，區力山大。伐西里奇。在這時候，重傷祇能算是皮面小傷，輕傷祇能算一個

刺激……我聽說你作戰很出力。我一定要告訴伐西里奇。伊凡諾維奇。讓他覺得有這樣樣的

兒子非常光榮。……你滿意嗎？

蘇 不，大人，我們在城外耗費的時間太多了。雖然我們把敵人一擊而破，可是我們放走了

兩支敵軍。

區 區 贈你這毛頭小伙子！還是這樣輕率。總要表示些與眾不同的意見……

區 戰爭就這樣的結束了。

區 別像小孩子了，亞力山大。伏西里奇。策略，策略——這是你需要學習的東西！一切事情都不是都在戰場上決定的，好孩子，大部份都是在聖彼得堡決定的。（他低了聲音）彼得，費圖洛維奇，皇太子殿下，不久以前有一個別名叫卡爾。烏爾里奇！唉，他說了兩句俄國話，第三句就不會說了。他連廣告都說德文的！這就是問題了。老太太說：「前進」，而地維子却說：「撤退」……事情是說不定的！今天彼得，費圖洛維奇是太子，明天他就登基做皇帝……而我的階級，我的官銜，都不是永遠釘死在我身上的，……你笑嗎？亞力山大。伏西里奇？記住我的話，彼得。費圖洛維奇登基以後，他就會和弗特力克訂立和約，而且還會派我領了隊伍去援助弗特力克。（附蘇沃夫之耳語）叫我們教弗特力克……

蘇 我不懂這個，沙哈。格爾喬里奇。……

區 唉，你今天可餓了。你應該去問問士德里平。他會教你一切計畫……

蘇 我不要知道。我不想向士德里平學這種下流行為。

區 噫，亞力克沙！你不能這樣譏諷士德里平。他是一個很高貴的人！聖彼得堡很重視他。在他面前，你說話和行動還是小心些好。（士德里平入）噫，葛德里勃。庚里衛奇！你來了！我不得不走開一下。在公出的時候，請你代行總司令部的職務。你已經佈了局沒有？

士德里平（以下簡稱士） 他們已經站了好一會了。城裏秩序已經恢復。但是，沙哈，格爾高里奇，你覺得很奇怪。這兒已經佔領，但是投降的條約既沒有起草，更沒有簽字……（亞力克沙）請問，大人，這城已經投降勝利者了，除了普魯士人以外，難道還要訂定戰

喂約？

，喂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一切事情都應該白紙黑字地寫明明白，這樣誰都不能挑什麼毛病了……葛德里勃·廣里喬維奇，你來辦這件事……找市長來談判一下，我簽個字就成了。一切照彼得堡的命令辦理……

（卡蓋生入）

（語蘇沃羅夫）俄羅斯官長，你的命令已經照辦。士兵們很高興。（目視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）噢，將士們，十分榮幸，我很愉快。（深深地躬身）

（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冷冷地回禮）
是市長嗎？

是，是，市長，奧托·卡爾·馬里遜·牛蓋生。

你很倖倖，能和這次戰役的總司令官區尼雪夫伯爵大人談話……我是土德里平將軍。
（卡蓋生再躬身為禮）

好，我要走了。葛德里勃·廣里喬維奇……我有緊要公事。（語卡蓋生）一切由土德里平將軍和你討論。

（鞠躬）我很愉快。

我們要討論的條件是非常簡潔的。

（卡蓋生鞠躬。區尼雪夫走到門口。蘇沃羅夫趨步趕上）
不要走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。

（侍從軍官入）

侍從軍官（語氣尼雪夫）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大人！

區（語氣蘇沃羅夫）喂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有緊要公事等釐我……（高聲）派陸軍中校蘇沃羅夫，在場參加談判！（偕侍從軍官下。土德卑平仰倚在椅中。卡蓋生端正地站在他的面前）

土

我們已經和俄國司令羅覺夫簽了總的投降條約了。其他的條件，都歸入和市長簽訂的條約之內（卡蓋生鞠躬）總司令命令我們向這城市要求一筆巨大的金錢的貢納……這條件，這破產，火藥庫，一律都該燬掉！（卡蓋生不語）現在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。這討論需要很多時間……我們不必麻煩我們的青年朋友……他已經很疲勞，而且受了傷。蘇沃羅夫中校，我不強留你！（蘇沃羅夫躊躇了一下，然後走向門口）請你告訴區尼雪夫伯爵，不必勞駕他到這兒來。我會去找他的。

土蘇

（在門口轉身）是，我一定去找總司令。很好。你去吧，中校。

（蘇沃羅夫下。靜默。然後卡蓋生的態度突變。伸展他的肩，裝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氣概，兇猛地俯視着土德卑平，土德卑平時已不復優閒地倚靠椅中，而挺直地端坐著，他的臉有著一種完全不同的表情）

好……（稍頓）好……（跌坐在椅上）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土德卑平先生。

（站了起來）我想說……環境……

住嘴！（稍停）不要強辯。

卡爾·烏爾里奇殿下的命令，我已經實行了……

卡士卡 卡士卡 卡士卡 卡士卡 卡士卡

（鋒利地）彼得。費圖洛維奇決不會發出這樣的命令……一定是你誤解了他的命令。

（卡藍生以拳擊棒，爆發出一串日耳曼語，動作興奮，口中再三提起彼得。費圖洛維奇，卡爾。烏爾里奇等名字。卡藍生不以日耳曼語答之，其狀態顯在爲自己辯解。他從袋中取出一張紙，遞給卡藍生，卡藍生接閱，在該紙上添寫了一些，卡藍生平點頭表示同意，即將文件更改）

這真可怕！多麼可恥！他們都像獅子，無脊椎的廢物！

請原諒我，先生，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了。

那末，我們的偉大的保護人卡爾。烏爾里奇，就是彼得。費圖洛維奇，他在想些什麼？告訴

我，他什麼時候發出的這些殘酷的命令？

看上帝的面。卡藍生先生，不要失望，一切可以挽回的。

（區尼雪夫人。他在生氣。卡藍生立刻回復了卑謙的假裝）

卡藍生將軍！

是，大人！我正要來找您……蘇沃羅夫中校沒告訴您嗎？

蘇沃羅夫中校說你叫他離開這房間。你爲什麼要這樣？我叫他參加談判的。

請原諒，大人，我沒有聽到你的命令……蘇沃羅夫中校年紀太輕，我想……

（望了卡藍生一眼，語士德畢平）我有話和你談一下，將軍。（卡藍生鞠躬，慌忙退出）你

似乎忘記了，將軍，我是這次戰爭的總司令！

沒有忘記，大人。（稍停）可是我忘記告訴你（低聲地）幾件很重要，很不幸的消息……（稍停）從與彼得堡來的，（又稍停）從可靠方面來的……

什麼消息？

我們的伊羅莎凡太。彼得洛芙娜女皇……

怎麼樣？

（稍停）……病重。（稍停）她的病況很嚴重。（稍停，劃十字）已經沒有希望了！

你說什麼？萬德里勃。庚里喬維奇，這不會是真的！

我們必須信賴上帝。（稍停）但是有一個危機，馬上，總之，我們應該宣發慈悲新皇——

彼得。費圖洛維奇。

不要說這話。不要說。

（嘆息，劃十字）這是上帝的意志。

好上帝呀！彼得。費圖洛維奇接位以後，我們在柏林還有命嗎？

這並非不可能，沙哈。格里高里奇。我們必須儘快撤退。而我們留在柏林的時候，必須十分

小心。那個投降條約，我就是根據這點起草的。

（坐在桌前）讓我看。（誦讀）嗎，嗎……嗎（喘息）啊，這是什麼？撤退？

這是無可避免的，沙哈。格里高里奇……是人民要求的……我想我們該照辦……

但是，好上帝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條約！

我已經簽字了。

（稍停），好，我簽字。但求請你匆匆把話告訴彼得。費圖洛維奇陛下，……讓他知道，一

切我都服從他的意志了。

當然！士德恩不是沒有經驗嗎？